

我的舌头被人偷了

1

当高范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嘴里空落落的，这种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。于是他手在床头摸摸，拨出一串电话号码，面无表情地用声带发音道「魏狗，我舌头丢了。」

魏狗其实叫魏情，名字意思是情路平顺。然而自八岁认识高范之后，倒霉的小姑娘就告别了这个美好的期许，直奔着绝情灭欲的康庄大道去了。

此事，也并不全是高范的责任。

那一天阳光微盛，刮着点小风，正是玩过家家的好时候。高范和魏情扮演爸爸和妈妈，小孩子们什么也不懂，非要他俩像电视剧里那样亲一亲。

这下便出了大事，高范打个喷嚏，舌头像弹珠一样飞进魏情的嘴里。大伙都惊呆了，推推搡搡着四散而逃。小姑娘懵住，把嘴里的肉条吐在手心里，看看高范，又看看舌头，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。

高范在小城里一战成名，发现这个特异功能后，他从此走上表演拆卸舌头的杂耍道路。而魏情倒霉催的，那根大舌头给她幼小的心灵埋下深深的阴影，从此看见男性生物就肃然起敬。不

正如此，只要高范的舌头在她身边一公里的范围出现，反胃感就会出现，比天气预报还准。

慢慢的，这两个孩子变成了少年和少女，他们始终保持着别扭的友谊。高范每次找魏情的时候，都会把口条放在家里的小罐子中，这些年他早就学会了不用舌头讲话。

电话响起的时候，将魏情从梦中惊醒，于是她凶巴巴地说「这种小事别这么早吵我，行吗。」并不是魏情态度冷漠，只是高范丢舌头的经历，比天上的繁星还要多。

起初她还念着情分帮高范找找，凭借着反胃感确定它的大致范围，后来失而复得的次数十个指头都数不清，也就习以为常。

高范不能算糊涂的男孩子，与其说是丢，不如说是舌头被盗。

自从他开始发育，俊朗的少年英气就展露雏形，情书塞满抽屉，打个球也会有女孩子围观尖叫。

「校鸡台柱您好。」有时候魏情在电话里这么叫他，气的他嗷嗷直叫。

后来，喜欢他的女孩子越来越多。

女孩子问：「你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呢？」

高范答：「因为，女朋友所带来的安全感，不足以填补我心中断谷的万分之一。」

魏情冷哼一声：「傻逼。」

孩子又问：「那你不会爱上一个人吗？」

他双眼望向远方，缓缓吐出一句「没有人能满足我的舌头，也没有人能满足我的心。」高范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说出来装逼的一句话，居然会正式开启自己丢舌头的人生。

高一的午后，窗外枝叶繁茂，少年趴在桌子上安静享受午休，他眼睛轻合，双唇微张，睫毛就像小扇子一样投下阴影。一双暖木筷子伸入他嘴中，悄无声息地夹走舌头，留下张字条，上写：

「我会天天用爱心便当喂养它，直到你喜欢我的手艺，直到你爱上我。」

「爱你大爷！」高范声带颤抖，这是他第一次丢舌头，并觉得以后还会有很多次。

果不其然，步入大学之后，这种事情有增无减。

2

魏情看了看时间，平复下心情才开口问：「什么时候丢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大概是昨天吧。」

「舌头没了你不知道啊？」魏情没好气地骂他。

「我经常乱放嘛，你不觉得嘴里兜一个东西很麻烦吗？」



「.....我没这体验。」魏情挂了电话，手机扔在一旁，突然掩面，觉得高范蠢得没边儿。

其实对于这种事情，高范有一套标准的应对措施。先是任由小姑娘们好吃好喝地供着舌头，享尽了口福之后，假装称自己爱上了这个做饭的家伙。一般女孩子都会乖乖把舌头送回来，于是他和姑娘交往一段时间，以性格不合踹人了事。

这时候的魏情都臭着张脸，脑门上写着：瞪谁谁怀孕。

「怎么，吃醋啦？」高范反倒不识趣，总一副贱兮兮的样子凑过来。

「缺德。」

「好好的怎么骂人呢？」高范自顾自地笑起来。

他身边的短期女朋友总会先一步打抱不平，看着魏情的背影指指点点说「她以为自己是谁。」

话一说出口，刚开始还嬉皮笑脸的高范，突然就不笑了，他接话：「跟你比起来，我和她熟的多。」板着脸的他，瞬间就没有了傻里傻气的大男孩气质。

虽然魏情很不想理他，可几天后还是在高范的死缠烂打下出了门。

高范显得很忧愁：「我觉得这次舌头丢得有点蹊跷。」

「你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？高大帅哥等着收线就好了呗。」



「我是说自己恋爱了，可是没见过谁来还啊。」高范皱紧了眉头，突然把上半身贴近魏情，神神叨叨地又说「该不会用我舌头干什么奇怪的事情吧？」

「能干什么？」

「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。」咖啡店人来人往，高范的帅脸上突然露出兴奋而猥琐的笑容。

「...你他妈离我远点。」

3

又过了三四天，丢失的舌头还是没有消息，这下子高范才真正着急起来。

「你有没有什么线索？」魏情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一脸茫然地摇头。

「那最后一次吃到的是什么味道？」

「好像是...紫菜汤？」高范努力回忆，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能让他像翻书页一般，去回忆脑海中对食物的映象。

「后来呢？」

「后来突然就变成了酸味，又酸又涩，偶尔还有股子奇怪的苦味，我发誓从小到大都没尝过这种味道，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弄出来的。」高范一脸嫌弃。

就在此时，咖啡店外路过一条杂毛小狗，它踏着小爪子欢快跑过。在街角的一辆私家车前停下来，歪歪脑袋看了看轮胎，然后突然对着车轮抬起一条腿。

「...」高范目睹了这一幕，小狗的尿骚味与嘴里的味道达到了高度一致，他沉默着。

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。」魏情干巴巴地开口，「你说那妹子该不会...不小心把你舌头冲下水道去了吧？」

高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一直保持着僵住的动作，直到窗外的小狗收了腿，抖抖尾巴，心满意足地跑远了。

4

尽管高范内心十分抗拒，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魏情的假设。

凌晨三点半，家属院七楼的楼顶，一个孤独的少年吹着夜风，发出一条短信：「我不想活了，生命失去了意义，我们就此别过。」

两分钟后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回信一如魏情往日的性冷淡语气：「你在哪？」

此时正值夜深，楼下没有人也没有车。高范回了短信，他双腿在半空中荡啊荡，全身上下写满了失意少年的愁苦气息，如果嘴里没有屎味的话。

不到半个小时，一辆出租车停在家属楼下，鸡窝头少女踩着拖鞋急匆匆往楼道冲去。高范心里突然变得柔软，老式家属楼里

没有电梯，高范不知怎的，开始数起数来。

一百二十一，一百二十二，在他即将要数到一百二十三的时候，天台的门突然被「哐」的一声撞开。

魏情穿着一件大衬衫，头发被风吹到眼前，她气都喘不匀，还凶巴巴地喊「范傻逼，大半夜学人家自杀，你他妈脑子有病啊！」

高范突然想笑，于是他仰面躺下来，眼前的世界整个倒转过来，看着气势凌人的姑娘越走越近。他说「我不想活了，从今天起，到我老了的时候，嘴里永远都是污水的味道，我不想这样。」

魏情冷哼一声说「你想多了，最多三天你的舌头就会到达污水处理厂，沉淀干燥脱水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爽到飞起。」

「...你说啥？」高范一咕噜从地上坐起来，整个人都打了个激灵，这才注意到姑娘手上拿着一卷白纸。

魏情手腕用力一抖，就把白纸摊平在顶楼的地面上，这是一张很大的图纸，上面线条错综复杂。凑近看去才发现是城市的俯视图，每一栋房屋都是一个小小的方块，而部分街道被人仔细地用红笔勾勒出来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我去问了我水厂的叔叔，他说你的舌头应该还在蓄水池中暂时储存着，每周三会被污水厂处理，现在是周一，我们还有三

天的时间。」魏情讲得很认真，天气有点凉，她用手紧了紧衬衫，一缕头发垂在眼前。

「这些线都是你画的？」

「是啊，一共有三个污水厂，再过两个小时整个净水管道就要开始运作了，虽然中间有中转点，我们的时间依然不多。」

「你出来怎么不多穿点？」

「我耽误时间万一你死了怎么办？」魏情正碎碎念，一抬头正好撞见高范亮晶晶的眼睛，她又别别扭扭地冷哼一声，转过头去。

「你呀。」高范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用手背遮住眼睛，低低地笑出声音。

5

高范被魏情一路拉着坐上了去往蓄水池的出租车，这时候是凌晨四点半，天还没有亮起来。姑娘一晚上忙忙碌碌，终于能坐一会，她又累又困，所以靠着车窗睡着了。

夜里没多少车，司机开得很快，所以更显得颠簸。高范看姑娘脑袋在玻璃上一磕一磕，心里拧巴了会儿，把魏情揽到自己的肩膀上靠着，他太紧张了，脊背直挺着一动都不敢动。

魏情其实被他一碰就醒过来了，可是她整个人也僵着一动不动。直到车到了目的地，两个人才腰酸背痛地走下来。

年轻人通常把这种小心翼翼的，麻烦别人又被麻烦的过程，叫做喜欢。

这里是城市最大的蓄水池，每周一在这里汇聚的污水，将从三个主管道，流向城市外的污水处理厂。

清晨六点，蓄水池开始运作，就像是城市地下的筋脉，有条不紊。

「你的舌头就在这个蓄水池里。」魏情表情严肃地蹲在水厂外的矮墙边。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「因为你的舌头让我感觉恶心。」这是魏情小时候留下的后遗症，现在却成为了找舌头的重要依据。

「...虽然道理是对的，但你这么说就有点扎心了。」高范挤出一副受伤的表情，在发现魏情没有看自己之后，没趣地瘪了瘪嘴。

蓄水池内部被高墙和铁门封住，他们只能等待舌头进入主管道之后开始追踪，好在这个过程并不需要等待太久。

抱膝蹲坐着的魏情突然感受到了什么，她像土拨鼠一样立起上半身，高范觉得好笑，也学着她的动作，却被狠狠瞪了一眼。

「反胃感轻了些，它应该是进了主管道。」魏情说，「我们该干活了。」

☑️ 三条主管道正好呈三叉排布，按理说他们最多沿着水厂外围绕六十度，就可以找出舌头的去向。但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程，水厂很大，又没有代步工具，他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跑到最后，魏情的头发都被汗弄湿了。

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」高范这句话两三次到嘴边，终于问了出来。

那个时候，魏情一门心思都放在呕吐感上，所以很直接坦率地说「不然呢？看你下半辈子没舌头吗？我可做不出来。」

高范听到她这语气，就像是在讲一件很寻常的事情，心里被触动，半天都没接上话。

「在这里！」约摸过了二十分钟，魏情干呕一声，她确定出这条主管道的编号，转头看了眼高范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」

「没什么，你吐之前老子还觉得有点喜欢你。」高范嘀嘀咕咕，没让姑娘听见。

魏情把图纸摊平在地面上，手指沿着红线移动，停在一家中转站上：「你的舌头下一站应该会在这里。」

「手还挺好看的，指甲也很干净。」高范心想。

「...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」魏情怒了，把图纸卷了卷敲在高范脑门上。

根据魏情地图上所画，第一所中转站位于城市的边缘，管理完备；第二所位于城市之外不远，管理虽相对松懈，但混入其中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第三所中转站，这也是污水进入处理厂前的最后一个中转站。

魏情的叔叔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原因是他不具备提供更多帮助的权利，更何况他对高范的事情也并不上心。

「不去上课怎么解释？」高范坐在第三所中转站的墙下，从怀里拿出一小袋面包来，撕开包装袋递给魏清。

魏清愣了愣才接过来：「就说我在挽救自杀少年的生命吧。」

「...开除指日可待。」

此时是刚过正午，太阳有些毒，根据推算，污水晚上才会到达这里，魏情怕有什么变故，执意提前在这里等着。

高范犹豫了会儿，把外套脱下来递给姑娘说「要不你用外套盖着脸睡会？」

魏情刚想要拒绝，听到男孩子又补了一句「我的腿可以借你枕头。」于是她别别扭扭地点点头，没想到这么一枕就睡到了傍晚。

她看起来睡得那样香，以至于高范腿麻了也不敢有大动作。整个下午，他都轻声轻气的，把魏情的头从左腿悄悄移到右腿，再从右腿悄悄移回来。

直到夕阳完全从地平线沉下去，地下巨大的水管发出汹涌水声，高范还专注于霞光和姑娘的睡颜。

原本还舒缓躺着的魏情突然睁开双眼，那对招子在黑暗中亮的发光，她猛地兔子蹬鹰翻身坐起，吓得高范一口气半天没喘上来。

「舌头，来了。」魏情捂着嘴说。

「...老哥？你平时都是这么起床的？」高范默默向后爬了爬。

7

第三所中转站位于郊区，四周是成片的荒野，这里没有办法通车，远处有数不清低矮的平房，透着一股子贫穷的味道。

「这里有两条分管道，先看你舌头是在油脂层还是淤泥层，我们再确定路线。」魏情面朝着主管道的方向表情严肃。

「你说这舌头捞上来还能用吗？」高范胃里翻江倒海，他强忍着问。

「你捡回去洗干净，拿沸水烫一烫消毒不就完了？」魏情白他一眼，敷衍着回答。

「...女侠智商真他妈卓绝也。」

根据水厂叔叔的话，污水到达第三中转站时，会在一粗一细两条管道中分流。粗管道里的污水带着淤泥和沉沙，将在中转站里沉淀，而细管道里的油脂层会被引去附近的作坊加工。

「加工？」当时魏情手上的动作一停，有些疑惑地问。

「把它们加工成生物柴油，或者其它的什么东西。」叔叔脸上带着点尴尬的味道，继续说「其它的东西，就不归我们管了，我们只是把浮油售卖出去而已。」

这时候，无论是高范还是魏情心里都没有底，不知道舌头将会进入哪条管道。十五分钟后，随着地下微弱的震动，分流过程开始，姑娘把脸凑近地面，喉咙传出干呕的声音。

高范心里觉得过不去，他想自己一定是喜欢上这个女孩子了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感动得有点热泪盈眶。

不过还没等他表达出心里的感受，魏情就站起来，动作显得太急，以至于匆忙中拉住了高范的手。两个人都不知所措，姑娘先缓过来，一脸认真地说：

「舌头进了油脂管道，我们快追。」

8

油脂管道将会再次分流进入不同的作坊，魏情和高范所要做的就是紧紧追踪。

「喂，高范。」

郊区的空气比城里好得多，高范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星星，他听见草堆里有蚱蜢的叫声，听见自己踩在草叶上悉悉索索的响动。他突然觉得心里十足的浪漫，于是轻声回应「怎么了？」

「哎呦，这作坊真他娘的远啊。」魏情一把将刘海撸到头顶说。

「...这种时候您不能当个姑娘？」高范觉得自己一口气没上来。

「那我换个讲法。」魏情心情很好，她高高把手举过头顶，对着星空伸懒腰，像是要把眼前的一切都包揽到怀里，她大声说「我今日星夜疾驰，像一条猎犬。」

高范听到这句话，突然慢下了脚步。他看见眼前这个女孩子穿着两天没换的衬衫，踩着拖鞋，看见风从她头发的缝隙间穿过，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如同一只田野里自由飞翔的鸟，如同一只轻快的燕子。

「魏情。」

「怎么啦？」女孩子转过身来，背后是平坦的荒野，头顶是漫天星光，她眼睛清澈，有着美好年轻的身体。

「我想做一条猎犬。」高范说。

魏情愣住，她看着高范的眼睛，途经他们的风一往无前，去向很远的地方。

「那你要追。」魏情狡黠地笑起来，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脸色变了变。

「怎么了？」高范跟着心头一紧，忙问。

「完犊子，你的舌头！」

魏情顺着心里的感应确定方向，高范就牵着她赶路，直到小作坊的大门一点一点越来越近了。

「就是这里。」魏情表情很严肃。

「哦，好的。」

「所以...」

「嗯？」高范的表情也很严肃，就像是电视剧里的特务。

「你能放开我的手了吗？」

「别废话，我们快进去，得赶时间。」高范假装若无其事地说，可是牵着女孩子的手却僵了一僵。

魏情突然很想笑，她没有拆穿，因为不想让高范和自己对视，也不想被发现自己泛红的耳朵。

夜已经很深，一条细管道通向作坊中间的大池子，这里条件简陋，刺鼻油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大概是没什么值钱物件的缘故，门没有锁，也没有什么看守措施，估计到第二天上工时间，这里才会有人出现。

再往作坊内部看，都是些蓝色的油桶，一个紧挨着一个，上面长着黄绿霉菌。

「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地方。」高范捂着鼻子说。

「听我叔叔的意思，这好像在做一些不太合法的生意，我觉得不太像是只做工业柴油。」魏情小声说，她环视一周，最终把视线落在大池子上。

「你舌头就在这个池子里。」魏情指了指水池旁用来捞垃圾的滤网，「那么，开捞吧。」

「...那什么，舌头，我突然不想要了。」

10

虽然储水池的气味很大，魏情仍然能感知到舌头的大致方位，她用滤网搅动一池黄水，油脂分离又合拢。

「怎么了？」魏情看见高范突然抓住滤网的木柄。

「这种事情应该是男孩子来做。」

「拉倒吧，你还和我讲这个？」魏情甩了甩手想继续干活，却发现滤网被抓得很紧。

「以前不讲，可是现在讲了。」高范脸上写满了认真，他顿了顿又说「我挺想照顾你的。」

此时此刻，年轻人的脸红足以胜过一大段告白，魏情松了手，她头发很乱，衣服也不整洁，只有一张泛红的脸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她别别扭扭，想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「再不捞你舌头，就要腌入味儿了。」



「...你个麻瓜！」高范原以为魏情酝酿半天要说什么了不起的话，没想到等来这么一句，他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。

俩人用了好大功夫，终于将舌头打捞上来。小姑娘站在池子边指手划脚耀武扬威，男孩子满脸嫌弃但眉眼间藏着笑。

一条油了吧唧的舌头躺在水池边，天快亮了。

11

据说高范把舌头带回去之后，足足洗了八百遍，以至于一个月嘴里都是肥皂水的味道。

后来他去找魏情，于是两个人就约着去小饭馆吃一顿饭。

高范看着魏情的脸，突然觉得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梦，但他知道这确实存在着。他又回想起那晚漫天星光，现在天亮了，回到正常的生活，他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。

「魏情啊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魏情看着这个男孩子，心里有些东西和以前不同了，但是她说不上来。

「我老这么丢舌头也不是事，所以想出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就是你做我女朋友，咱们不分手，她们就不会再偷了。」



「表白都那么蠢。」魏情心里吐槽了上百句，但是只说出一句话，她说：

「好啊」

和魏情一起吃的这顿饭，足够高范记很久很久。

他总觉得嘴里油腻的味道似曾相识，但由于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女孩子的身上，所以没有关注，电视里播放的关于查处提炼加工地沟油的新闻。

□ 酒九